

Le Livre des MÈRES Le Livre des MÈRES

献给天下所有的母亲

名人有怎样的**母亲**？

怎样的母亲养育了**名人**？

Le Livre ^{des} MÈRES
名人的母亲

[法] 伊莎贝尔·加尔尼埃 爱莱娜·荷娜尔/著

黄 韬/译 蔡槐鑫/校



Le Livre des MÈRES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jichubanshe

献给天下所有的母亲

Le Livre ^{des} MÈRES

名人的母亲

[法] 伊莎贝尔·加尔尼埃 爱莱娜·荷娜尔/著

黄 韬/译 蔡槐鑫/校



Le Livre des MÈRES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ji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人的母亲 / (法) 加尔尼埃, (法) 荷娜尔著; 黄韬译.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4

ISBN 7-5325-3726-9

I. 名... II. ①加...②荷...③黄... III. 名人-母亲-列传-世界
IV. K8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26538号

名人的母亲

著 者: (法) 伊莎贝尔·加尔尼埃/爱莱娜·荷娜尔

责任编辑: 张家珍

装帧设计: 黄 琛

出版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市瑞金二路272号 邮编200020)

网 址: www.guji.com.cn E-mail: guji@guji.com.cn

易文网址: www.ewen.cc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古籍印刷厂

版 次: 2004年4月第一版

2004年4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70,000

印 数: 8,000

书 号: ISBN 7-5325-3726-9/K·584

定 价: 18.00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电话: 64063949

前 言

在这世界上，有理性的书，有枕边读的书，有参考用的书……这里您看到的是一本好奇之书。

拥有这样一种承自我们老祖宗夏娃的神圣的品德，很久以来，我们一直为一个使我们的历史学家朋友和心理学家朋友心烦意乱的问题所困扰。像玛丽莲·梦露、希特勒、贞德、弗洛伊德或圣·德肋撒这样的人或名人，他们的“母亲是谁”？母亲对这些人的个性有怎样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这些可敬的专家回避这问题。他们眉毛一竖：“你们打算从中谋求些什么？”或者苦笑道：“可能是女权主义的一次小小的发作罢？”

尽管如此，这些女士中的某些已为人所知。在我们学校课本的某几页中出现了大脚贝思和她那长着白胡子的孩子^[1]，勒迪兹亚夫人^[2]和她那令人高兴的名言“但愿这能持续下去”。从我们的博物馆的显眼的小展台上走来了怀着罗马王的玛丽-路易丝皇后^[3]，人称“爱情宝贝”的陪伴王储的玛丽-安托瓦内特，以及很多其他的母亲的光辉代表。在我们的彩色杂志中，显著地刊登着有四十来个儿孙绕膝的维多利亚女王或为皮肤黝黑的一家老小所簇拥的罗斯·肯尼迪的照片。

然而，还有那么多其他的母亲没有露脸的机会，藉藉



名人的母亲 Le Livre des MÈRES

无名，没有故事……

由于无人响应，我们只好自己着手这项工作。我们顽强地找寻。汲取最可靠的材料，牢牢抓住有时缠乱的阿里亚娜的线索^[1]。就这样，怀着学习的愉悦——是呀！我们跑遍了宏伟正史的高速路，无名稗史的坎坷途，以及心理学曲径。重新发现这些喂养、照顾或训导童年时代的国王、圣徒、天才和明星的夫人，我们不但欣喜，而且沉醉于故事之中。

当然，我们或许也曾希望能从这种探寻中，理出我们养育心爱的孩子的行事准则或育儿秘方。但我们很快就放弃了这种空想。即使圣母自己，尽管有着圣灵的支持，也无法阻止她的儿子像任何处于逃学年龄（人称青春期）的顽童一样离家出走，我们又如何来制定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方法？

后文中所汇集的这些人物形象，表明在母—子的关系方面，一切均有可能，因而也就什么也证明不了。

但可能除了这一点，即做母亲，最好还是保持女人的本色，而且，保持她自己。

注 释

[1] 即查理曼母子，详见后文。——译者注

[2] 即拿破仑的母亲，详见后文。——译者注

[3] 玛丽-路易丝（1791~1847），奥地利女大公，法国皇后，拿破仑一世的第二任妻子，后为帕尔马、皮亚琴察和瓜斯塔拉女大公。——译者注

[4] 阿里亚娜，希腊神话中米诺陶的女儿，以线团帮助英雄忒修斯进出克里特的迷宫，杀死半人半牛怪。——译者注



导 言

打开一本辞典。

寻找名人的传记。

您了解到，比如，让-巴蒂斯特·波克兰^[1]的父亲是国王的室内陈设商，克里斯多夫·哥伦布的父亲是热那亚的织布工。至于他们的母亲，传记只字未提。除了偶尔出现的按序号编排的君王外，在这些粉红色的书页中，所有的学者、艺术家、政治家、大作家和罪犯，有关他们母亲的一切也是一片空白。

这终究教人吃惊。

事实上，我们可以推断，莫里哀之成为伟大的剧作家，与其父买卖家具软垫实在是无甚干系。那么，为何我们不能设想——我说的是设想——他的观察力、幽默感，甚至他的文笔是得自他的母亲？同样，既然哥伦布的爸爸整日价忙于丝绒布匹的织造，我们为何不能想象——我说的是想象——这个小家伙正是在厨房的一角学会了让清煮的蛋直立起来^[2]，从母亲的嘴里听到了“必须这么想”这句格言，正是这句格言引领他有朝一日发现了美洲？

我们不算把这一大胆的论证推向太过深入的程度。点到为止。

母亲们为正史所遗忘，稗史也如此。甚至是民间智慧——它让“有其父必有其子”和“父吝啬，儿挥霍”（这两



名人的母亲 Le Livre des MÈRES

句话显然是矛盾的) 这些词措只有阳性的性数变化。“大臣”(ministre) 这个词如今有了阴性形式, 但这并未改变什么。

忽视母亲的习惯是如此的根深蒂固, 以致当您问歌剧迷、第三帝国研究专家、虔信宗教者和影迷:

“玛丽亚·卡拉斯的母亲是谁?”

“阿道夫·希特勒的母亲是谁?”

“圣·德肋撒的母亲是谁?”

“查理·卓别麟的母亲是谁?”

他们会感到非常尴尬。

您可以试一下。这会倍受教益。在一阵短暂的不知所措之后, 是结结巴巴的话语: “我猜想……” 或者“我看好像是……” 随之而来的是这样一个潇洒的结论: “唔! 这并不重要。”

见鬼! 不重要!

人们不是说小种子比大鸡蛋更重要?

“全世界受苦的女性, 联合起来! 走上街头! 追回你们全面彻底得到确认的权利。显示你们的力量! 你们已使人性骑跨着染色体的快马奔驰前行, 难道你们会听凭舞台前惟有男性基因作雄鸡一唱?” 让人沉湎于这类言辞的诱惑力是巨大的。

我们别掉入类似的言语暴力的陷阱。我们应诉诸科学。遗传法则老早就表明,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数学才能或亚历山大的军事才能, 既可能来自其父, 亦可能来自其母, 即其名在一切百科全书中都只字未提的女人之一。

现在, 请跟我来。

让我们将百科全书所说的抛诸脑后。



让我们走向排列着心理学、精神病学、心理技巧和有关心理事实的书籍的地方。她们就在那里，林林总总，这些不重要的人！她们在这里倒是占据着——哦，真是反常！——显要的地位。

或被夸大或被钉在“示众柱”上，在所有自我心理的探究者、开发者、精神病和神经官能症领域的开拓者、恐怖症领域的收获者和俄底浦斯情结的揭示者信笔涂抹的著作中，她们占有很大的篇幅。

最专业的和最通俗的著作都强调指出，她们在欲望方面——尤其在孩子的最初几年甚至出生前——所扮演的角色，“对个体人格的发展是决定性的”。

这没有错。

但它开启了某种恐怖主义的大门。

而母亲则是受害者。

从弗洛伊德及其女恶魔出现以后，她们的职责就不再限于喂养、照料、教训和教育孩子，而且得务必保证不能有任何真正的或假想的精神创伤阻碍或偏离他们心理的充分发展。其结果是阻碍或偏离了她们自己的充分发展。

于是，本能的柔情变得可疑。害怕笨拙出丑的恐惧占据上风。犯罪感无日不有。

我是否夸大其辞了？是的。有那么一点儿。

但是，面对大量以婴儿心理学著作的混乱知识或精神错乱的“闲扯”为基础的可怕而矛盾百出的劝告和建议，哪个母亲会不屈从？

逗孩子咯咯笑，搞得太多，会使婴儿变成性执迷狂。搞得不够多……也一样！

斥责可能造成孩子的怯懦，宽容则可能造成（但界限



名人的母亲 Le Livre des MÈRES

在哪里呢？) 孩子犯罪。

床头讲的故事能使孩子欢快入睡，或许也可能会把他投入地狱般鬼哭狼嚎的梦魇之中。

拍打一下不小心靠近火的小手，由此遭到挫折的小孩，可能成为放火癖。因此，为了学习，他烧伤一点，会锻造他忍受痛苦的精神。至少他不会同某些穿皮衣的人一起乐于成为受虐狂。

还有更积极的，我们看到，一些未来的妈妈收听BBC节目，为的是让她们尚在羊水中艰难游泳的孩子学英语。

我们看到，她们非得给自己的孩子喂低卡路里的母乳，其借口是吃母乳的孩子不仅具有免疫力(这是正确的)，而且，根据大西洋彼岸的某些研究人员的说法——我没有丝毫的编造——吃母乳的孩子比那些吃精心调配的奶粉的更聪明！

另外一些人则耐心地期待她们的小天使能上梯子，以便进行清洁教育，她们相信括约肌的控制与平衡的控制有着联系。

还有一些人绝不允许自己充分表露对长兄或丈夫的情感，以免撩拨亲爱的小家伙的俄底浦斯情结。

这些人以非洲妇女为榜样，将孩子背在背上，为的是与孩子合二为一，肌肤相亲，只不过在我们的气候条件下，做起来有一定难度。

那些人竭尽全力地向一个三岁顽童解释弹道原理，为的是使他慢慢地打消将球扔进邻居家玻璃窗的念头。

我们多可怜！

善良得发了狂！

为这样一个念头而焦虑：三个月时没让吸吮乳房，这在三十年后将引发一个成年人心中的杀人冲动——人们将



发现他在布洛涅树林中掐死了那些小姑娘。

坚信过早地强迫让孩子自己“尿尿”，将会使他在日后参加法国综合理工学院入学口试时受挫。

相信挪动一个生日蛋糕会让孩子日后丧失时间和空间观，并让他陷入精神分裂症。

算了，咱们别再讲下去了！

让我们回到母亲的这种双重形象上来罢：一方面，我们已说过，她们是人物传记中的被遗忘者。另一方面，我们已看到，她们在心理学中又是主要角色。

带着大雪茄的香气，目光回旋的弗洛伊德医生在此出场。为治愈某些神经官能症，他引出了另外一些东西，妈妈们的“正当言行”便是其中之一。

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伟大的弗洛伊德之前的那些恶魔般的母亲又如何呢？

回答是：她们不存在！我们如今听说的这类母亲全是新近编造的产物。

另有一个问题：这样一个让她们来承担所有人的罪孽的妙计，会让谁得益呢？

回答是：我们所有人。

先来说说男人。不管怎么说，在孩子出生最初的几个月和几年中，他们总是较少出马的，即便与过去相比，他们给孩子喂奶和裹尿布的时间有所增多；这就使他们在一段较短的期限和一段较长的期限内，卸脱了重要的责任。

至于女人，她们可以自得于自己的影响力，陶醉于自己的威权，欣欣然于自己的重要性。在她们的孩子干第一桩蠢事，听到他们的父亲说那是因为他们“你的”儿子或“你的”女儿时，也不怀疑。



名人的母亲 Le Livre des MÈRES

最后来说说孩子。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快就了解了这一妙计的诸般好处。一个有犯罪感的母亲很好摆布！为什么要放弃这个花招呢？

最后一个问题：上述妙计的受害者又是哪些人呢？

回答是：仍然是我们所有人。

我们身处这样一个世界：从幼儿园到工厂，从就业危机到转基因种植，每一事物的职责都落到了哺育众人的共和国母亲身上。当然，自打机能障碍第一次出现之时起，首先出现的评论就是：“这都怨政府。”它无非是“这都是你的、我的、他的母亲的错”这一关键语句的直接转述。

此刻，我们有一种后怕。

想象一下，如果克罗马农夫人^[1]当年以不合适的节奏敲打火石，从而让她多毛的孩子蒙受精神创伤。想象一下，她的孩子就此变糟。想象一下无数代迷失的生物，大批奇异的似人生物，现在的人类卡在其进化或退化为四足行走者的过程中。

我们很幸运。

并且，我们的女性祖先极有才干。

然而，为何其他女人便成了恶魔呢？

生活优裕的历史学家和躺在塞满银行支票的长沙发上的心理学家没能给我们答案，我们只好找遍图书馆。并且，从轻松的轶事到有文献依据的分析，我们收集了大量令人欢欣且各色各样的材料。

如何着手？如何结论？

起初，受我们民族笛卡尔式精神的驱使，我们服膺分类的诱惑。



独占欲强的、缺席的、孩子气的、充满幻觉的、应受谴责的、放纵的、不称职的、溺爱孩子的、专横的、理想化的、圣徒的和罪犯的，种种母亲。

多美妙的方案！但是，欲面面俱到，往往适得其反。

比如，请看看**导致去势情结的母亲**。

原则上是可恶的。儒勒·凡尔纳的母亲迫使其12岁的儿子承诺永不出游，对此我们感到气愤。但是，当我们了解到这位大作家将足不出户完成这些旅行，还能向她投掷石块吗？

或者看看**缺席的母亲**。

几乎是信手拈来，我们举出郁特里洛的母亲，苏姗娜·瓦拉东。她几乎抛弃了她那酗酒的儿子。这是恶劣的。但假如她以严格的道德戒律来培养小毛里斯，他有可能成为邮局职员。等到后来她想起了他，并将他束缚在画架上，她由此造就了一位大画家。

荡妇。

我们真不能一味指责她们。她们时常是为了确保子女的美好前程而付出自己的人格和地位。据说，爱娃·庇隆的母亲经营过一家妓院。后来成为蓬巴杜侯爵夫人的安托瓦内特·普瓦松，她的母亲深受轻佻女人之恶名的折磨。她培养女儿为的是使她成为国王的宠姬，并且，她的确达到了这一目的。

受崇敬的母亲。

她们给了自己的孩子更多充分发展的机会？毛里斯·



名人的母亲 *Le Livre des MÈRES*

谢瓦利埃崇敬拉卢克。甘地视普特里拜为圣洁的模范。因而，这是些模范的个案。但阿道夫·希特勒对他的母亲克拉拉也显出（管他是真还是假，没关系）崇敬之情。

雄心勃勃的母亲。

罗斯·肯尼迪教养她的孩子，为的是让他们成为美国总统，她或可算是成功的。至于艾旺吉利雅·卡罗吉洛保洛斯，则是成败参半。她断定她女儿将成为著名歌唱家，并将其造就为玛丽亚·卡拉斯。而卡拉斯一直指责艾旺吉利雅强迫她唱歌，从而毁了她的童年。

圣女。

卡斯蒂耶的布朗茜对自己的儿子圣路易事事称心，而圣·奥古斯丁让圣·莫尼加吃了不少苦头。

大家庭的母亲。

在过去的世纪里，婴儿的死亡率极高，这尤其优先地落到女王（王后）们身上。比如，阿基坦的阿里埃诺、美第奇的卡特琳、玛丽-特蕾西亚皇后或维多利亚女王。她们管理其子女就像管理其王国。她们也常怀有爱意。其效果同样是经常引起争议。勒迪兹亚·波拿巴，她只有一条准则：她总是站在其最不幸的那个孩子一边。

“不合法的”母亲。

由于在世人眼里她们是犯了错的，她们以牺牲自己来补偿，或者，保守她们的悲苦的秘密。阿拉贡发现他的姐姐原来是他的母亲，最终受到了伤害。就像阿拉伯的劳伦



斯，对自己被生到这个世界感到遗憾。相反地，征服者纪尧姆却崇敬美人阿尔莱特，眼睛也不眨地承受了“巴达尔”这个外号。

母性扭曲的母亲。

罗斯·格什温对儿子的感情并非取决于他的音乐家的才华，而是取决于他给她提供的银行户头。巴伐利亚的伊莎贝拉宣称她那位极合法的儿子查理七世是私生子。因而，我们几乎要同情阿格丽品娜了，她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的确利用了尼禄，但毕竟还是让他登上了皇位。

热爱孩子的母亲。

人们可能认为她们是最好的母亲。唉，在这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个美妙的与其母相依为命的童年，让詹姆斯·迪恩对于这个失去的天堂怀有永恒的乡愁。相反地，弗朗索瓦丝—玛格丽特·德·格利尼昂对于她母亲塞维尼夫人的感情吐露，实在感到不舒服。

被排挤的母亲。

这是那些有权势的人物的特例：将不合他们标准的母亲，从他们的光辉履历上抹去。斯大林将他母亲打发到格鲁吉亚的穷乡僻壤。铁托始终含糊其辞。……当事人无权发言。

代母。

呵！奶妈！家庭女教师！我们可曾了解她们在历史中的真实作用？在某些世纪中，她们在这些名人的早期生活



名人的母亲 Le Livre des MÈRES

中，起到过决定性的作用。她们中的大多数依然籍籍无名。然而，正是奶妈的乳汁，使科莱特的妈妈西多爱上了乡村的生活。巴伐利亚的路易二世几乎毕生信任的，正是他的家庭女教师。

我们已明了，这一分类游戏差不多可以无限继续下去。但我们放弃了。

因为，从种类到亚种类，我们期待的东西已最终简缩为一种母亲典型，这样的典型就像怪异的独石柱，其建造依据一个有着重重平方根的定量数据，它重视遗传、家庭环境、历史背景的影响，以及天象学和气象学的影响。

决定论，见鬼去吧。让我们给偶然、天命和必然，甚至——如果你们坚持的话——亲爱的上帝，留些许地盘吧。

总之，设若征服者纪尧姆的妈妈，未曾于某个春日在法莱斯的洗衣处捶打她的衣服，从而抓住了奢华的罗贝尔的眼球，勾住他的心，那么征服英格兰就不会发生。

还有，玛丽莲·梦露，设若她妈妈未将她托付给一位迷恋琼·哈洛的女友，她日后绝不会成为金发碧眼的尤物，也不会成为性感标志。

至于克利奥佩特拉的鼻子……唉！我们一直不清楚是否得自其母！

当我们摆脱了不可能完成的吹毛求疵、条分缕析、分门别类和事事论证的任务，但摆脱不了我们无药可救的好奇心之时，面对同样这些素材，我们遇到的是颠倒的问题。

这是大胆的跳跃，角色的互换。它更多涉及的，并非了解生活在我们之前的那些母亲究竟做了些什么，而是想



象如果身处她们所处的社会、时代和地位我们会做些什么。

为此，针对历史的研究和心理分析的解释产生巨大差异，这里所做的是对本书中出现的女人进行某些描摹。有时是简单的草图；有时是由某件轶事引发灵感而作的速写；有时是由无数细节构成的点彩画；有时是官样的构图，正统历史为它加装了金色的画框；有时是由回忆渲染的水彩画；有时是受制于圣徒传记的版画或像埃皮纳尔版画一般的彩色风俗画。

随着我们与这些女人一一遭遇，我们也同她们结成了友谊，无论是其中最堪为模范的，还是最怪异可怕的。她们与我们极为接近，以致时代的间隔被超越，我们听到她们对我们低语——一种终止争论的结论性答辩：“喏，好吧！请您也稍稍设身处地替我想想。”

这也正是我们向那些有可能读到我们这本“好奇之书”的双眉紧锁的历史学家和吹毛求疵的心理分析家提出的请求。

眼下我们得出的惟一结论就是：所有人的成败，既可能由其母造成，也可能与之无关。

因此，我们绝不向我们的孩子——本书的题献对象，向已为人母者或将为人母者，以及我们的子孙万代，提供任何理想母亲的画影图形。

同时，我们也没有更多的建议，除了这一条：“以最好的方式去爱去做。”能这样已经够好了。

注 释

[1] 波克兰，即莫里哀。——译者注

[2] 哥伦布有竖鸡蛋的轶事。——译者注



名人的母亲 *Le Livre des MÈRES*

[3] 克罗马农，地名，位于法国南部多尔多涅省。1868年在克罗马农的山洞中首次发现新人（亦称晚期智人）化石。克罗马农人为欧罗巴人种的古代代表者，已能制造精致的石器和骨器，并能取火。从广义来说，克罗马农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的通称。——译者注

